

郑浙民 主编

《外国人之眼中的杭州》丛书

Europe & Hangzhou

欧洲与杭州：

相识之路

龚缨晏 著



郑浙民 主编

《外国人之眼中的杭州》丛书

Europe & Hangzhou

欧洲与杭州：

相识之路

龚缨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龚缨晏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5

(《外国人眼中的杭州》丛书)

ISBN 7-80633-637-0

I.欧… II.龚… III.杭州市—地方史
IV.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775 号

欧洲与杭州：相识之路

龚缨晏 著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133号)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07

责任编辑 钱登科

美术编辑 李莎

制 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张 6.75

字 数 161 千

插 图 80 幅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637-0/K·3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外国人之眼中的杭州

王明



《外国人眼中的杭州》丛书 编委会

主 编：郑浙民

副主编：董祖德

编 委：王 勇 龚纓晏 王宝平 阙维民
徐海荣 徐吉军 褚树青

总序

杭州文化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开放融合、创新发展的产物。早在新石器时代,杭州地区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和良渚文化,不仅与邻近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相互交融,而且还影响至中原的华夏文化。

大约至六朝时期,杭州与海外发生了联系。来自天竺(今印度)的高僧慧理等人在钱唐(今杭州)武林山麓等处结庐开禅,从而使后来的杭州成为“东南佛国”。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和杭州经济的发展,海外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大批来杭经商,并在此创建了清真寺。日本真如法亲王也经杭州入唐都长安(今西安)。

五代吴越国时,杭州与海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其时,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与杭州有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

宋元明清时期,来杭州的外国人更多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僧寂照、高丽僧统义天、西域人阿老丁、中亚景教士马薛里吉思、罗马教皇使臣马黎诺里、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和郭居静、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梅藤更、美国人王令赓、普鲁士亨利亲王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中,有三位到过杭州,他们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北非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他们的游记中,都对杭州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对当时的杭州赞美备至,如《马可·波罗游记》便称杭州为“天堂之城”,誉其为“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城市”。正是通过他们的介绍,杭州的繁华不仅为东方的日本、朝鲜等国的人知晓,而且也让西方人有所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杭州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海外,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陈元赟、戴笠等人,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日僧南浦绍明将余杭径山寺“茶宴”中盛行的“点茶法”、礼仪经及所用的“抹茶”传播到日本,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此外,杭州的印刷、造船、建筑、丝绸等技术和书画、医药、工艺美术等也对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杭州接待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知名人士在内的数百万计的海外友人,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蓬皮杜、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印尼总统苏加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等。

特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杭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目前,杭州市在国际上共结友好城市13个,友好交流关系城市25个,并与世界大都市协会、联合国人居中心、世界休闲组织、国际康乐管理协会等10个国际机构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杭州还先后荣获“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的桂冠,并赢得了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权。杭州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更加了解杭州。

为了让更多的杭州人了解杭州的对外交往史,此次杭州市外办与杭州出版社联合推出了《外国人眼中的杭州》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相信这一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有助于加强杭州与海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人们对杭州历史文化的认识,促进杭州的两个文明建设。

郑浙民

2004年4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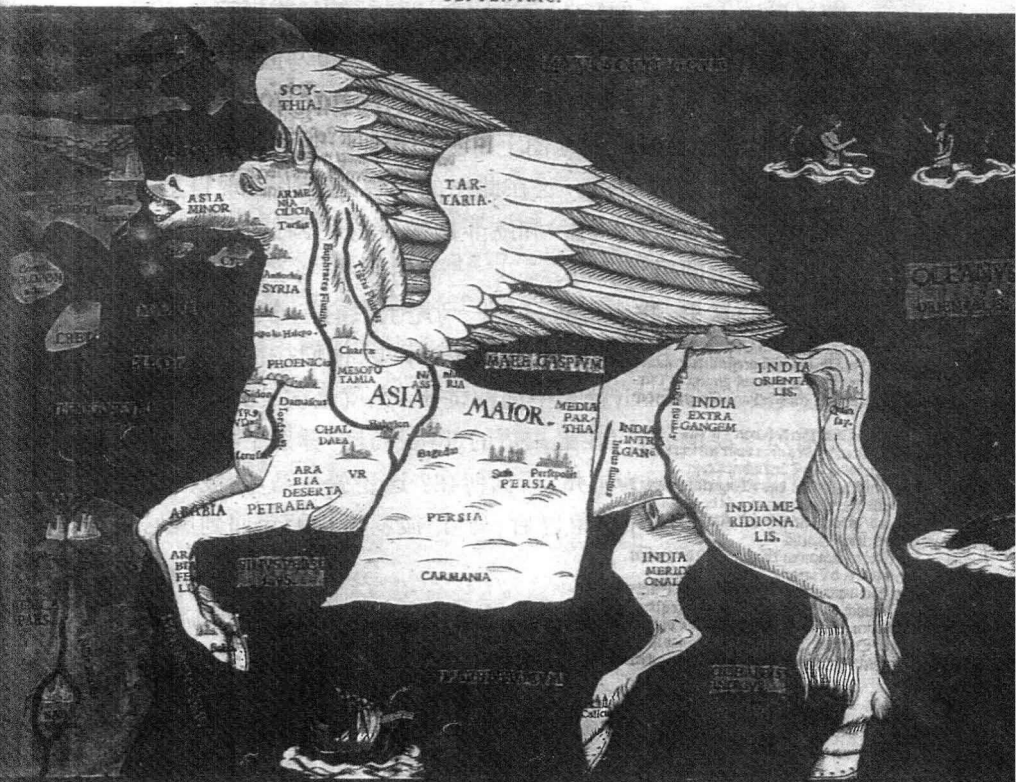
飞马尾上的杭州

(代序)

读者未念本文以前,想必已注意到本文的插图。这是一匹飞马,上面画的是一幅亚洲地图。绘制地图而以人体或动物的形象呈现出来,是欧洲人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我们中国人从来未曾有过。据研究,西方是在1537年才开始出现这种地图的。传世的作品并不很多,可能是由于绘制这样的地图需要极精巧

《飞马亚洲》图

ASIA SECUNDA PARS TERRÆ IN FORMA PEGASIR.
SEPTENTRIO.



MERIDIES.

Christus magnus ille Belicopontes, omnium malorum occisor ascendens Pegasi, hoc est, in Asia fontem doctrinae aperiens, Solimam vicit, & chionaram interfecit horribile monstrum.

si cyrenens caput & pedes Leonis habuit, ventrem autem Caprei, & caudam Draconis hoc est Superavit ac interfecit filios serpentium illum Draconem Diabolum, fabuloso peccato more ac:

的构思,而且实际上想象的空间毕竟有限。它们被认作地图绘制的奇珍。著名传世佳作有:《形若妇女的欧洲》,见于缪恩斯特(Sebastian Münster)所编的《宇宙志》(*Cosmographia*, 1588);《狮形比利时》,为米歇尔·爱金格尔(Michael Aitzinger)小说所作的设计(初印于1583);海因里赫·布恩丁绘制的《飞马亚洲》(见于*Itinerarium Sacrae Scripturae*, 1581—1585)。

《飞马亚洲》可谓此类地图的翘楚。当今西方古地图收藏家、研究者乔纳森·泡特(Jonathan Potter)称它是“一幅最为奇妙的地图,给人以莫大的想象自由”^①。正是飞马的动态形象,使这幅亚洲地图产生了非常独特的视觉艺术效果。它是艺术和地图绘制相结合的杰作。

下面,让我们观看一下此图的地理分布。马首是小亚细亚,后颌是亚美尼亚,颈部是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处于颈鬃的部位,双前腿是阿拉伯,披鞍马身是波斯,从后腰到双后腿是印度,右翼是斯基泰,左翼是鞑靼。飞马亚洲和欧洲、非洲的关系是:马首隔海与欧洲相望,右翼上端也与欧洲相连,而右前腿的膝部则是与非洲连在一起的。飞马的四周大体由海洋环抱,海上绘有当时欧洲地图上常见的帆船、水怪和人鱼,使马身更有腾空而起的动感。这在此图的彩色绘本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背景的海洋(蓝)和欧非两洲(绿)色调偏暗,而飞马则呈白色。全图引人入胜。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马尾。马尾上只有一个地名Quinsay。在我读到的西方学者识读此图的文字中,他们往往对它未置一词。其实,这Quinsay就是中国的杭州。也就是说,图上对中国还是有所反映的,但仅在最东边的部位(马尾)标出了杭州。

识读Quinsay为杭州,所据何在?这还要从马可·波罗说起。在中国长期游历和居留以后,马可·波罗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

① Jonathan Potter, *Collecting Antique Map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99.

于1298年完成他的游记。这部游记描述他的东方之旅,主要写的是中国,而在中国各地诸城市之中,着墨最多的又是北京和杭州。如果只计对城市本身的描写,那么杭州的篇幅是最多的,大约占了全书的1/15。

《马可·波罗游记》成书以后,有许多传抄本。各种传抄本所载录的“杭州”,其罗马字的拼写并不一致,有Quinsay、Quinsai、Quinzay、Quinzai、Kinsay等等。对于马可·波罗所记的杭州及其各种拼写,学者们作过充分的研讨。对这些拼写的审音和勘同,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当与“行在”勘同,一种认为当与“京师”勘同,也有人以为其对音就是“杭州”。“行在”或“京师”是沿袭南宋时对杭州的称呼。不管怎样,正是在马可·波罗记下Quinsay并对它作了大量描述以后,杭州才开始受到西方人的注意。

《马可·波罗游记》改变了西方人古代的世界观念。这种影响也表现在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在大约1380年绘制的《卡塔兰地图》^①上,开始出现马可·波罗记述过的一些地名,如Cathay(契丹/中国)、Khanbalik(汗八里/北京)和Quinsai等。在15世纪,受到马可·波罗影响的世界地图日渐增多,诸如Albertin de Virga的《世界地图》(约1411—1415),Andrea Bianco的《世界地图》(1436),Giovanni Leardo的三幅世界地图,Fra Mauro的《世界地图》(1457—1459),Henricus Martellus Germanicus的《世界地图》(1489或1490或1492以后),等等。它们分别是欧洲一些图书馆的珍藏,有的甚至是孤本,难得一见。其中毛罗(Mauro)的地图^②最为著名,刊有印本,图上也可见到Serica、Cathaio、Chanbalec和Quançu等。这里的Quançu是Quinsay

① 此图完整的彩色印本见于John Larner, *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插图7。

② 此图彩色印本见于Nathaniel Harris, *Mapping the World: Maps and Their History*, San Diego, 2002, p60。

的另一种拼写。

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具体了解日渐增多,但反映到地图上还有待时日。例如,在前人设计的基础上(如Bernardus Sylvanus于1511年设计的地图、Werner 约于1515年设计的地图),1536年法国的芬尼(Oronce Fine)发表了《心形世界地图》,1538年此图由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修订后重刊。即使在墨卡托版的心形地图上,远东陆地上标有一些名称,如Sinarum Regio、Serica、Cathai、Tangut、Thebet、Magi、Singui、Quisai、Sucai等,显然仍是托勒密加马可·波罗的混合。到了《飞马亚洲》问世前后,除了Quinsay,浙江和宁波的名称才出现在他们的世界地图、亚洲地图或中国地图上,只是其罗马字拼写略有不同。如在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1570年的《新亚洲图》上可以见到Chequan、Quinsai和Nimpo(宁波),在墨卡托1587年的《世界地图》上可以见到Quinsai和Liampo,在洪迪乌斯(Jodocus Hodus)1606年的《中国图》上可以见到Chequiam、Quinsay和Liampo。可是,这些当时欧洲的制图大师似乎还弄不清楚他们原来熟知的Quinsay与浙江或宁波的关系。当他们将浙江和宁波标在比较恰当的位置上时,却将Quinsay移到了北方。在奥代理笔下,Quinsai被标在黄河以北;而洪迪乌斯则将Quinsay标在山东的范围之内;最为离谱的是普兰修(Peter Plancius),在他的《世界地图》(1594)上,Quinzai被标到朝鲜半岛北面的海洋上了。

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还有过另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发现和渐渐进入新大陆的航海家以为美洲即马可·波罗描述的亚洲,后来又演化为有一“亚洲陆桥”将美洲和亚洲相连在一起。这种观念在地图上的表现便是将北美的西端与亚洲的东端在陆地上连接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伽斯塔尔第(Giacomo Gastaldi)的《新寰宇图》(1548)上的北美西端标出Guisay,这当是Quisay误写,也就是说,这位制图家将杭州安置到美洲

去了。在1544年缪恩斯特所绘的《南北美洲图》¹上,北美之西隔洋与“上印度”(India Superior)相望。当时欧洲人也用“上印度”泛称远东大陆,它在这幅《南北美洲图》的东北端只画出一小角,上面只有两个名称:Cathay 和 Quinsay。后来佛兰尼(Paulo Forlani)绘制的《世界地图》(1565)显然受到伽斯塔尔第的影响,尽管伽氏本人此时已放弃“亚洲陆桥”之说。佛兰尼地图上有Guisai,从方位来看,更可确认它是Quisai的误写。

上述种种混乱状况要等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地图问世以后才告结束。卫匡国在西方被誉为“中国地理学之父”。1655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集》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同年,他绘制的《中国地图》(1654)也被收入由曾德昭(Alvaro Semedo)增补的他的《鞑靼战记》²的英译本。在这幅地图上不仅标有浙江(Chekiang),而且用虚线画出省界,还画有钱塘江(Cientang flu.),并在江北标出杭州(Hangchou)。从这个时候起,杭州的罗马字拼写Hangchou开始出现在西方人绘制的西文地图上。后来,它也被拼作Hangchow、Hangchau、Hangchew、Hangcheu、Hamcheu、Hantcheou等。不过在Hangchou之类的名称出现以后,Quinsay之类的标写仍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1655年以前的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杭州被标写为Quinsay的居多,似乎这个拼写在欧洲人心目中一度趋于约定俗成。在这幅《飞马亚洲》图上,Quinsay位于东印度以东,将它认定为杭州是毫无疑问的。

黄 时 鉴

2003年8月21日初稿

2003年10月29日改毕

¹ 此图见于三好唯义:《世界古地图コレクション》,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第15页

² Alvaro Semed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1655, p254.

目 录

总序/1

飞马尾上的杭州(代序)/1

引子/1

杭州:从硝烟中走来/2

修士们说杭城/19

马可·波罗其人其书/30

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44

附录一:一个关于“行在”的现代神话/61

阿拉伯人关于杭州的记述/65

寻找“天城”/74

杭州湾外的陌生人/91

“云游浙省到杭城”/110

利玛窦的杭州朋友/122

传教士的避难所/138

长眠杭城/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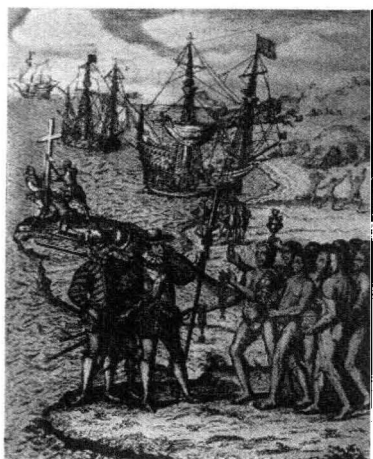
洋教士与皇帝/161

附录二:杭州大方井传教士墓地/179

参考书目/188

中外译名对照表/192

后记/198



16 世纪欧洲人想象的
哥伦布登上美洲

引子：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终于见到了陆地。他的内心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到达了亚洲的东部沿海，坚信自己不久就可踏上梦寐以求的黄金之地——中国。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站在船头，目光越过茫茫的海面，投向远方的海岸线。他在寻找什么呢？也许，他正在寻找一座城市，一座马可·波罗所说的世界上最为雄伟、壮丽的城市——“天城”；他甚至可能还在想象自己跨越“天城”里成千上万座石桥去见中国皇帝的场面……此时此刻，他一定想得很多很多。不过，他并不知道这座“天城”的中文名字应当叫做“杭州”，更不知道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在他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对杭州毕竟了解得太少了。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看看西方人是怎样认识中国的，是怎样认识杭州的。

杭州：从硝烟中走来

中国与欧洲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相距遥远，中间还有崇山峻岭、戈壁沙漠和江河湖泊。公元前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诞生了辉煌的古代希腊文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所产的丝绸已经远销到古代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尽管如此，希腊人对古代中国文明还是一无所知，他们长期认为世界最东方的居民就是印度人，至于更远的地方就不清楚了。

公元前2世纪后期，生活在中亚和西亚的希腊人获知东方有个盛产丝绸的民族“赛里斯”(Seres)，一般认为这个词源自汉语“丝”。进入公元前1世纪，随着东、西方陆上和海上联系的加强，欧洲人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也更多了。从公元前1世纪后期至公元1世纪初，古罗马时代的许多作家都讲到了“赛里斯”，如诗人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等。他们认为：赛里斯人的国家位于印度的某个地方；由于气候炎热，那里的树叶会长出一种精美的绒毛，人们把它梳理下来，便织成了“赛里斯织物”(即丝绸)；赛里斯人皮肤黝黑，但寿命极长，超过100岁。

稍后，古罗马人对于赛里斯的观念有了一点进展，主要反映在大普林尼(Pliny, elder, 约23—79)的巨著《自然史》中。他说：亚洲最东部是一条基本平直

的海岸线，该海岸线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在这条海岸线的北部边缘生活着斯基泰人，南部边缘生活着印度人，中间则生活着赛里斯人。赛里斯的北面有塔比斯山(Tabis)，南面有爱莫都山(Emodus)；赛里斯并非像以前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在印度地区，而是在印度以北的滨海地带；在赛里斯人的领土中，有几条大河。赛里斯人“身材要比一般人高，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哑刺耳，不轻易与外人交谈”，而且可以活到140岁。他们非常正直诚实，做买卖时，只是将货物放置在偏僻之处，然后离开，等待买主前来交易。赛里斯有一种奇特的树木，它的叶子上能够长出绒毛，人们先用水将树叶弄湿，然后把上面的绒毛梳爬下来进行纺织，这就是“赛里斯织物”（即丝绸）。由此可见，大普林尼对于远东的认识有一个很大进步，就是大体上确定了赛里斯的基本地理位置，但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叙述则是完全错误的。

与此同时，随着东西方之间横跨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不断发展，欧洲人通过海路得知东方有个被称为“秦尼”(Thin、Thinae或Sinae)的国家，一般认为此词源自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名称“秦”。在欧洲文献中，“秦尼”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的著作中，此书写于约1世纪中期，作者的名字已经失传，从书中内容可知，他显然是个生活在埃及的希腊商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经常从事与印度的贸易活动。当时西方人所说的“厄立特里亚海”，指的是非洲以东的海域，包括现在的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及其更东的海洋。这部书没有提到“赛里斯”，但说东方最远的地方有个名为“秦尼”的国家盛产丝绸。

公元前2世纪后期，西方人通过横贯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获悉东方有个盛产丝绸的地方“赛里斯”；公元1世纪中期，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知东方有个被称为“秦尼”的国家。他们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些观念后来集中地反映在古希腊杰出的科学家托勒密(Ptolemy，活动期为2世纪)的著作《地

理学》(*Geography*)中。

托勒密认为:从欧洲最西端越过大西洋向西航行,距东亚并不遥远。在东亚地区有赛里斯和秦尼这两个国家。赛里斯在北部,被群山所围绕,这里有几条大河,它的都城是赛拉城(Sera),其经、纬度分别是 $177^{\circ}15'$ 、 $37^{\circ}35'$ 。赛里斯的东面是未知的土地,它的南部则与秦尼接壤。秦尼的东面及南面都是未知的土地,西面与印度相邻。秦尼都城的位置是经度 $18^{\circ}40'$,南纬 3° 。秦尼的南部濒临一个“大海湾”(Sinus Magnus)。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勒密认为:秦尼的海岸线沿着秦尼湾不断地向南伸展,跨过了赤道,最后与印度洋以南一个不知名的大陆相连,秦尼的著名港口城市卡蒂加拉(Cattigara)就位于赤道以南的秦尼湾边,而这块不知名的巨大陆地西端又与非洲相连。这样,印度洋实际上是个被陆地包围的内海了。由此可见,托勒密对于东亚所知甚少,他的书中充满着想象与错误。

托勒密的《地理学》完成后不久,就被当时的人遗忘了。但后来的阿拉伯人却保存了托勒密的《地理学》,并对此进行了研究。现存最早的托勒密《地理学》,就是12世纪的阿拉伯文抄本;13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学者们把这部著作译成希腊文;15世纪初,此书又被译成拉丁文。

在《地理学》中,托勒密不仅叙述了地图的投影法,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经度与纬度,因此后人就很容易根据《地理学》中的文字叙述而绘制出一份世界地图。这种根据托勒密《地理学》的文字而绘制出来的地图,就被称为“托勒密地图”。此种世界地图直到18世纪还在印行,当然也加入了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这说明:托勒密关于中国的论述,长期影响了欧洲人的观念。

正当托勒密在地中海边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努力搜集有关东亚信息的时候,在太平洋西岸的今钱塘江口出现了一个被称为“钱唐县”的城市。虽然它的名字几经更改,具体位置也还没